

蒙古秘史

[蒙古]策·达木丁苏隆 编译
谢再善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秘史》首先是一部史书，写了成吉思汗的先祖谱系和成吉思汗一生的事迹，还写了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



对研究古代蒙古社会结构和政治、军事机构的人来说，《秘史》是第一流的珍贵资料。在《秘史》中反映出的古代蒙古的社会心理和伦理道德观念，与藏传佛教传入之后的情形完全不同。

《秘史》是古蒙古语独一无二的典范文献，现存的蒙元时代唯一的长篇蒙古语作品。

《秘史》是公认的蒙古文学经典作品。书中有大量的韵文，诗文并茂，语言和形象具有草原民族特有的韵味。

秘蒙 史话

[蒙古]策·达木丁苏隆 编译
谢再善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秘史/策·达木丁苏隆编译; 谢再善译.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225-04605-1

I. ①蒙… II. ①策… ②谢… III. ①蒙古族—民族历史—中国 IV. ①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8849 号

蒙古秘史

[蒙古]策·达木丁苏隆 编译

谢再善 译

出版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0971)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61377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4605-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永恒的怀念——序新版《蒙古秘史》

光阴如流水，从最初听谢再善先生讲授蒙古史课到现在，已有五十个年头，当初作为谢先生的一名学生的我，今也垂垂老矣。因承教诲的专业关系，每当我或读或写有关蒙古史方面的东西时，先生的音容宛在，思念之情油然而生。谢先生的汉译本《蒙古秘史》，在我个人所有书籍中，是翻阅遍数最多的一本，我也曾对人自夸说，书中不少章节的重要内容，我能背诵出来。

欣闻青海人民出版社拟再版谢先生的这本《蒙古秘史》，我心情激动，于是不揣鄙陋，毛遂自荐，愿写一篇文字，以表对先生的深深怀念，同时也将这本书向读者做一点简单介绍。

吾师谢再善（1912~1977年），汉族，山东省蓬莱县人。早年从事文化工作，曾任榆林边疆通讯社、西北通讯社、自由晚报社的记者、总编辑。1945年受聘于西安西北大学边政学系任副教授。解放后，继任教授，兼任边政学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时来兰州，任西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其主要译著，据《中国蒙古学学者》一书录入有：

《伊盟的地理与物产》，《西北论衡》第9卷第8期，1941年8月。

《观古堂刻本〈蒙古秘史〉》（译作），开明书店，北京，1951年。

《蒙古革命简史》（译作），[蒙古]乔巴山著，五十年代出版社，北京，1951年。

《蒙古文学发展史》（译作），[蒙古]巴·索特那木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1954年。

《蒙古秘史》（译作），[蒙古]策·达木丁苏隆编译，中华书局，北京，1956年。

在此我要特别提到几桩令人难忘的往事。

“反右”时，正在给我们讲授蒙古史课的谢先生，突然被送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夹边沟劳改农场去了。在那里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可谓是天天与死神打交道，多少人都是有去无回。据说农场里三千多名劳改犯，到后来只剩下了六七百人。在上级“抢救人命”措施落实时，谢先生终于

“九死一生”地活着回来了。晚上我们去他家里看他时，他连路都走不动了，他说再迟一个星期时间，他恐怕也就回不来了。

1961年，谢先生被安排到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工作，我同先生正好在一个办公室里，我看到沉重的“大帽子”压得先生言行极度谨慎，逢人只是点头打招呼，很少有言笑。一坐下来只埋头看书写东西，经常一个上午都不离开椅子。我被他那用功及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感动。可惜在那个年月，谢先生无条件招收研究生，我也无缘正式投其门下拜师学艺。我向他请教蒙古史诸问题，也只是私下悄悄地问，或晚上一个人去他家里提问题。我真敬佩他对蒙古史懂得那么细那么精，不管大问题小问题，他都给我讲得明明白白。

先生不光在学问上关心我、教诲我，在品德上也同样关心我、启发我。记得有几次天晴的上午工间操时间，我请先生一块儿到院子里观赏沙枣花。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沙枣花开满院香，花朵却很小，有的还躲在树叶间。后来我将我们谈论的心得，写了一篇《沙枣花赞》，投给报社，久等不出来，结果发现以另外一作者的名字发表了，细看内容，全是我的文章内容，只是稍有改头换面而已。当时我年轻气盛，情绪激动，可先生劝我，不必如此，忍让了事，自己勤奋用功，将来更有好文章。此外，先生还给我讲了个“大树将军”的故事，大意是，从前有位将军用兵如神，常打胜仗，每当凯旋归来，朝廷举行论功行赏时，众将领争先恐后向前挤，他却一个人安然独坐在一棵大树下。久而久之，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大树将军”。先生“不争名于朝，不争

利于市”的用意，我完全领会。我也表示一定要谦虚谨慎，勤奋学习，尽量将自己的人生道路走得端庄，以报师恩。

“文革”期间，谢先生全家被下放到农村去了。不久，民族研究所被解散，我也被下放到工厂去了。从此我与先生再未见面，未能当面聆听教诲，抱憾不已。

可幸的一点，先生 1977 年驾鹤仙逝时，总算是亲眼看到天开云散，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揪了出来。相信先生在天之灵，定能得到一点安慰的。

二

《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成书于 1240 年（蒙古汗国窝阔台汗十二年、宋理宗嘉熙四年），著者不详。全书共分十二卷，正集十卷，续集二卷。《蒙古秘史》在元朝称为“脱卜赤颜”，作为蒙古皇室的秘籍，藏于国史院，不外传，所以名“秘史”。元亡后，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由火原洁、马沙懿黑二人译成附有汉文总译的汉字标音本，分为十二卷，共 282 节。后于明永乐年间收入《永乐大典》中，清钱大昕从《永乐大典》中抄出这个汉、蒙文对照本，使百余年来，若存若失的珍贵史料复为人们所注意。后经李文田、文廷式、沈曾植诸家致力校注补证，形成了清代蒙古史研究热潮。研究成果中，尤以李文田《〈元朝秘史〉注》十五卷最为卓著。另有顾广圻在庐州府张太守处，获得元人旧抄本十二卷，校之十五卷本为佳，后经盛昱、文廷式、李

文田、沈曾植辗转抄写，传于日本国。至光绪三十三年（1897年），叶德辉所注《蒙古秘史》十二卷本，成为后来中外译注《蒙古秘史》的蓝本。民国十八年（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彬和著《〈元朝秘史〉选注》，曾为“学生国学丛书”本。解放后，北京开明书店、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谢再善先生的汉译本。

《蒙古秘史》从成吉思汗远祖勃儿贴赤那、豁埃马兰勒追述起，写到窝阔台汗十二年止。它以文学的语言、编年的体例，真实记载了12世纪至13世纪蒙古游牧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活动的历史。从蒙古社会氏族制记至部落联盟的形成，从部落联盟记至奴隶占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以至蒙古汗国建立和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代。

《蒙古秘史》不仅是一部不朽的历史巨著，而且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根据古代蒙古人世代相传的口头故事，生动地记述了12世纪以前发生在蒙古草原，包括关于成吉思汗先世的动人传说在内的种种事件，采择民间口头传说，将蒙古族的古代历史勾绘成脉络分明的整体，又按编年体裁将纷繁的历史事件归纳成条分缕析的结构，与同类古史名著的编纂水平相比，毫无逊色，是中外蒙古学学者研究蒙古早期社会历史和蒙古古代语言文字最珍贵的文献资料。例如书中对成吉思汗第十世祖母阿兰豁阿教育五个儿子的事迹，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与世仇塔塔尔部进行英勇斗争，以及成吉思汗少年时的苦难经历等，都记述得较详细，生动感人。

近百年间，《蒙古秘史》一书，先后被翻译成俄文、日

文、法文、德文、英文等各种文字的版本，广泛流传于世，形成著名的“秘史学”。

谢译《蒙古秘史》一书，关键在于他以蒙、汉文对照还原成蒙古文，然后再译成汉文。任务艰巨，成就卓越。这一独特的做法，先生在译者前记中有详细说明，恕不赘述。

总之，先生的名字和此名著永远地连结在一起，流传于世，永不泯灭。我这里就借用“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这句话敬祝先生青史留名。

樊保良

壬辰年葭月于兰州大学松斋楼家中书房

译者前记

以前，我曾试将汉文音译本《元朝秘史》还原成蒙古文，又由蒙古文译成汉文。这一还原工作，使我发现了《蒙古秘史》不但是蒙古族的历史巨著，也是蒙古族的古典文学作品。但是当时认识还不够明确。

1951年我又把这本《蒙古秘史》翻译出来。这本《蒙古秘史》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策·达木丁苏隆编译的，194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出版（我根据的是1948年内蒙古日报社翻印版）。在这里看到我们的邻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是在怎样处理和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作品和古典文学作品的，给与我极大鼓舞。

对于蒙古族的历史和文学，解放以前是很少有人去注意的。在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代，蒙古族的历史和文学作品备受摧残。被中国人民有幸保存了的蒙古历史和文学巨

著——《蒙古秘史》，七百多年以来，虽有少数专家研究，但重视的人不多。这只有解放了的蒙古族人民才能够自由地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学；而较中国解放为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新的成就。

此书的编译者策·达木丁苏隆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的研究员，是有名的蒙古史学家、诗人、文学家。这本书虽然是他编译的，但也称得起是他的精心杰作，是值得介绍的。《蒙古秘史》是一部蒙古族古典史诗，经达木丁苏隆这一次的编译，不但是通俗易晓，而且愈加显示出这部古典史诗的伟大精神。

此书初译稿成，承各方友好帮助很多，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使得译文更完整些。在这里我首先表示谢意！

此书的评价和意义在原序文和编译者的导言中已有详细说明，我在这里不再重复。主要的，此书是蒙古古典史诗巨著。作者不一定是民间艺人，但正如编译者在导言中所说：“那还是在远古的时代，蒙古人中间就已有了用精炼的谚语编写历史事件的聪明颖慧的人物。”此书前十章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第十一章、十二章，特别是第十二章后半关于斡歌歹的事迹，却是录自当时蒙古王朝的诏令了。为什么这样？在这里作一简单说明：

“秘史”（Нүүц товчaan），即《元史》所称的“脱卜赤颜”（Товчaan）。“脱卜赤颜”在《元史》上屡有记载，如：

八 “奎章阁以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一书，以纪太祖以来事迹。诏以命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押不花言：‘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

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从之。”^①

“翰林院臣言于帝曰：‘“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当示人。’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传者。’遂皆已。”^②

“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刺忒纳答刺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③

“撒迪请备录皇上登极以来固让，大凡往复奏答，其余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朵来续为‘蒙古脱不（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④

“文宗命（察罕）译‘脱卜赤颜’，名曰‘圣武开天纪’，付诸史馆。”^⑤

由上述看来，“脱卜赤颜”在元朝蒙古王朝时代的写作和作用已很明白。

“脱卜赤颜”既然到元时蒙古王朝成为蒙古皇室的秘籍，所以它所要记载的是“训敕辞命”，“宣力效忠之迹”和太子不肖，“黜之江南驿”的事迹。这些都是蒙古王朝统治者作为“垂戒作鉴”的，记述的人也是服务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文士。可是在这以前，特别是成吉思建国以前，蒙古还

① 《元史本纪》三十五，《文宗纪》四。

② 《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

③ 同上。

④ 《元史本纪》三十六，《文宗纪》五。

⑤ 《元史》卷一三七，《察罕传》。

没有文字的使用，古代的蒙古族人民生活斗争事迹，是流传在民间的，表现为口传故事、诗歌和谚语，一代一代地传下来，那是活在人民口头上的历史记述和文艺作品。及到有了文字，这文字首先是被蒙古皇族所掌握^①，就首先用之于记述皇族事迹，这并不足异。由《秘史》最后一章看来，也不难了解它到斡歌歹时代的记载已失掉了民间文学的精神，这一部蒙古古典史诗已经被蒙古皇室利用作他们的“史鉴”之类了。斡歌歹自述他于成吉思死后增做了四件事，做错了四件事。这不是很明白地说出来也是“训敕辞命”吗？民间口传故事、诗歌、谚语反映了古代蒙古族人民的生活斗争，以及古代蒙古族的发展，这是有意义的，是积极的一面；但是当它成为蒙古皇族的“实录”一类的东西之后，便没有生气了。所以最后一章有关斡歌歹的记载，便不如前十一章生动。这也好像中国的《诗经》，“颂”不如“风”的。虽然如此，但是作为蒙古族的古代史籍来看，还是具有很大意义，这是不容否认的。历来都把这本书作为历史著作，就是这种原因。

书中的诗句翻译是很困难的，蒙古诗都是押头韵，每一句的第一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是与前句的相同，这在翻译时不可能照顾到这个格式。每一句又多是三言，甚至有二言的。这样，译出来的句子也不宜过长，最好是短句，但译者笔拙，也未能做到。这里，主要的还在求其达意。

书中的人名、地名，除少数例外，凡是旧译《元朝秘

① 参看本书第 196 节。

史》上有的，都一仍其旧。因为那些译名用得很久，不应再改译。但是旧译名，歧异甚多，颇不一致。现在为求得译名统一，只得选用一个。原书的人名、地名有的附有蒙古新文字，有的没有。但这些人名、地名原是从汉文音译本《秘史》转译过去，现在仍用汉文音译本的汉文译名，对音还是较正确的，所以原书的人名、地名附有蒙古新文字的，一概删掉。又，成吉思汗的译名，也是根据汉文音译本，所以不用成吉思汗译名。

关于部、族之分：部是 Аймаг，族是 Овот。但有的明知为族，如泰亦赤兀惕部和蒙古部同出一源，应当是一个族，可是因为他强大起来，他们的族，实际包括了其他族的单位，所以也称之为部。

《秘史》历来注释者颇多，成为专家的事情。此书的原编译者在书中也有些注释，现在译者也就已之所知加了一些简单的注释，很不全面，附在每面之末，聊以作为读者的参考。

书文共有 282 节，这是西方研究《秘史》者的惯例，便于引证，名为“学术分节”。此书原编译者曾参考俄译本，所以也标出来。原来的汉文音译本是有这么多的节，只是没有号数。

最后，全书的译文不妥当和错误的地方，还是不可免的，我诚恳地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教！

谢再善

1955 年 8 月 15 日于兰州

导 言^①

人类的文化与书籍、创作有密切的关系。无论哪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像生物的生长一样，由幼小而壮大，以至开出艺术之花。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初期的艺术之花——值得纪念的作品。

在俄国 10 世纪写作的《亦歌儿出征谭》是有名的创作。格鲁吉亚 12 世纪的萧塔·路斯特维利的著作《虎皮的勇士》是有名的诗篇。法国的《罗兰之歌》是描写查理大帝战争的史诗。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是五六千年前的优秀史诗。

我们蒙古民族的早期历史纪念作品，就是《蒙古秘史》一书。

① 此文为蒙古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研究员策·达木丁苏隆在《蒙古秘史》成书七百年之际，将古蒙古文《秘史》编译为现代蒙古文《秘史》而作。——出版者

《秘史》是可以与各民族古代艺术有名的纪念作品并驾齐驱的。

那还是在远古的时代，蒙古人中间就已有了用精炼的谚语编写历史事件的聪明颖慧的人物。

《秘史》无作者人名，只在书末写着：“大聚会，鼠儿年七月，写毕于客鲁涟河^①的阔迭额阿刺勒地面的朵罗安孛勒答合和失勒斤扯克之间的行宫。”

这是公元 1240 年的蒙古七月，到 1940 年已经 700 年了。

《秘史》的分卷不一，有的为 15 卷，有的为 12 卷，清光绪时，即 1908 年，中国叶德辉刻本之《元朝秘史》原文本为 12 卷^②。这是正式的分卷，首集 10 卷，续集 2 卷。此续集 2 卷是记载斡歌歹时代的事迹，其他 10 卷正编是记载蒙古民族起源，以迄成吉思汗的逝世为止^③。分章如下：

- 一、帖木真的先世及其幼年时代；
- 二、成吉思的壮年；
- 三、篾儿乞惕部的消灭和帖木真的被尊称为成吉思汗；
- 四、和札木合及泰亦赤兀惕部的斗争；
- 五、塔塔儿部的消灭及与王罕的破裂；
- 六、客列亦惕部部众的消灭；
- 七、王罕的灭亡；
- 八、古出鲁克罕的逃亡及札木合的被歼；

导
言

① 客鲁涟河，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克鲁伦河。

② 即汉文音译本。

③ 应该说续集第二卷是记载斡歌歹事迹的，而成吉思汗逝世也是记载在续集二卷上的。

—
三

- 九、护卫军的建立；
- 十、征服畏兀儿及林木中百姓；
- 十一、出征金国、西夏、突厥、巴黑塔惕和斡鲁速惕；
- 十二、成吉思汗之死及斡歌歹的即罕位。

从这样的分章看起来，好像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但实际上不是那样。那是根据人民的口传故事，以及那时的民歌、格言、诗篇而来的。在每一章上都有二三十首诗，每一个人的讲话及对话大致都是诗句。这书显示出古代蒙文的语言、语法、修辞、诗歌和小说的典范。

《秘史》是13世纪大蒙古国兴起时真实记载蒙古国事的唯一无二的历史巨著。此书对于蒙古国内的大事是尽量地记载了，可是对于蒙古军征伐外国的记载并不多。但关于蒙古军西征，那时伊儿汗国大臣和学者拉施特哀丁所著的《蒙古史》可给予补充。拉施特哀丁的《蒙古史》是在14世纪和蒙古丞相及其他几个蒙古人共同利用蒙古伊儿汗国的金匮石室所藏的许多蒙文书籍写出来的。至于和蒙、汉有关的历史事件，在《秘史》里虽然简略，但是由于中国史学家的丰富记述，可以补其不足。元朝亡后，中国明朝所修的蒙古史，所谓《元史》是一部大著，此外还有其他多种汉文的蒙古史书。

《秘史》是蒙古人在蒙古地方写的，所以比外国史学家的著作更加清晰，比它们更突出、更重要。《秘史》一书，苏联学者伍拉基米尔索夫在《蒙古社会制度史》第六页上写道：

“如果说在中世纪没有一个民族像蒙古那样吸引史学家们的注意，那末也应该记着任何一个游牧民族没有保留下像《秘史》一书那样具体表现了真正生活的纪念作品。”